

亲情，悬停在寻子成功时刻

特稿

本报记者 杨书源 雷册渊
实习生 瞿王焱 童茵祺

在深圳长大的理理，是“梅姨案”9名被拐孩子之一。

但他更愿意别人叫他林蔚——养父母取的名字，这是他21年的“身份证明”。

16年前，李树全夫妇在广东打工时，热心帮助腿瘸邻居张维平，为他治病、介绍工作……某一天，夫妻俩发现张维平拐走了他们1岁半的儿子理理，转卖给一个叫“梅姨”的人贩。

今年3月，梅姨落网，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家庭大仇得报，林蔚却平静地表态：“我恨不起来。是亲生父母把我托付给陌生人，这才是悲剧的开始。”

今年已是理理“回家”的第5年。这个寻子事件中的每一个人，依旧被一种漫长细密的钝痛包裹着。

距离理理大学四五公里外，是他回不去的养父母家；四五公里外的湖南山村，则是他无法融入的故土。亲情被迫悬停在寻子成功时刻。

3月21日中午，在湖南道县养猪的父亲李树全，发来“梅姨落网”的第一条新闻。半小时后，刚打完游戏的林蔚，回了一个“围观鼓掌”的表情包。

在林蔚的语言体系里，这位亲生父亲现在有个冰冷的代号“LSQ”——“李树全”的3个拼音首字母。

不到一小时，在东莞玩具厂打工的母亲欧阳艳娟也发来消息，邀他同去庭审，并顺口问：“你恨不恨梅姨？”她期待母子同仇敌愾。

林蔚撒了谎，以实习面试为由拒绝前往。

“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他这样坦白。六年来，他努力回忆被拐当日的事，可思绪总飘向认亲前17年的快乐生活片段——那是他与养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一切在17岁时骤停。2021年，他在深圳读高二，国庆期间养父母带他去酒店找警方。他原以为可能是一个“家庭幸福调查”，甚至都想好了要给自己家打个高分。

可当他被带进房间，警察请来的心理老师却告诉他：你是被拐儿童，湖南的亲生父母已找了16年。

林蔚走出房间，故作轻松问养父母：“真的假的？”却只得到沉默。他瞬间明白了，开始抱着头在原地慌乱兜圈子。当天，他被带往广州增城认亲。

路上，心理老师不断讲述着亲生父母寻找他的艰辛，他勉强听了20分钟便开始走神。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心理老师叙述的一个细节：亲生父母为何会把一岁多的自己交给陌生人？

听到亲生母亲曾差点跳河，他内心毫无波澜，但他却又被忽然上身的道德感“架住”，只得假装关心，问起亲生父母的生日。此时，他的认亲事迹已被媒体在网上预热，朋友认出了只有眼睛打码的林蔚。

心理老师在他认亲前反复叮嘱，见面时要主动喊“爸爸妈妈”。

这违背林蔚的意愿，但等到他走进那个认亲的房间时，他发现自己并无第二个选择——“当时好多记者、锦旗围在那里，如果我不喊出那句‘好久不见’，三人浅浅拥抱数秒就分开了，没有眼泪。”

林蔚对着眼前的陌生人，轻轻叫了声“爸爸妈妈”。那位曾“难受到想跳河”的母亲，只在他耳边说了句“好久不见”。三人浅浅拥抱数秒就分开了，没有眼泪。

“从那以后，我叫爸妈的次数可能不超过五次。”林蔚回忆。

听到梅姨落网的消息，49岁的李树全正在喂猪的双手不自觉颤抖。

但他得知儿子不打算去参加梅姨庭审的消息时，忍不住叹气埋怨：“孩子太不懂事了！”

李树全对人贩最具体、深刻的恨，来自落网梅姨的“同伙”张维平，这个在2023年已被执行死刑的人贩。

2005年，李树全一家五口从湖南老家来到广东惠州博罗县务工。凭借泥瓦匠手艺，他很快在龙溪镇租下农民房落脚。斜对面住着一名腿上带伤的瘦削男子，自称“老王”。一家人并不知道，此人是拐卖惯犯张维平。

他和妻子见“老王”可怜，便常邀他来家里吃饭，甚至自掏腰包花了60多元带他治腿伤，当时一家人的收入也只有1000多元。两家渐渐以“老乡”相称，李树全还把张维平介绍到自己工地做小工，每天骑车三四公里坑洼土路，载着他一同上工。

同年8月5日，张维平以雨天不去上工为由，带理理去看热闹。仅十几分钟，他和孩子就彻底消失了……

随后两三天，李树全夫妇露宿在县城通往惠州的天桥下寻人。欧阳艳娟曾绝望地跳进家附近的水塘，直到猛然惊醒，孩子还没找到不能死，才湿漉漉地爬上岸。

一家人像丢了魂，在博罗县苦撑了一年多，直到理理的爷爷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全家才不得不返回湖南老家。不久后，李树全还是返回广东，辗转在各个工地打工、寻子，与此同时，家中老二和老三也相继出生。

2017年11月，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时李树全也在旁听席上。

等到庭审结束，张维平即将被法警带走。坐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李树全忽然朝着这位“老邻居”嘶吼：“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孩子？”

当时，李树全看到张维平慢慢转过身，还流下了眼泪……

“或许我该恨梅姨吧？”在给出亲生父母“模棱两可”的回复后，林蔚又陷入了对自己的“道德审判”。

直到那天下午，李树全又试探性地给他发来一条微信，彻底打破了他的自责。“梅姨都落网了，希望你的户口还是转回老家。”李树全恳切地写下——大学毕业前转户口，这是父子俩之前的约定。

当时，李树全还关心了几句林蔚最近毕业面试、申请专升本的情况。这算得上父子俩一年里在微信上难得的抵融，父子俩的对话又终止了。

这件事在林蔚认亲后的第一天起，就成了父子俩谁也没松口的“拉锯战”。“我的一切都在深圳，朋友、老师、姐姐……”林蔚解释。

认亲当天下午，林蔚就被李树全夫妇自驾带回老家湖南永州道县智塘李家村。“车越往山里开就越绝望。”那一路上，三个人都很沉默。

车停下来时已是深夜，林蔚凭着微弱的光线，看到一座山的半山坡上，有一个小平房紧挨着父亲早年承包留下的猪场，色弱的他后来始终没看清这个房子的颜色。李树全告诉他：这就是家。

屋内，斑驳的水泥墙面裸露，时不时会飘散进养猪场的一些臭味。冬天的湖南山村，被寒气包裹，林蔚感觉整个人在室内都是瑟缩的，点起烤火架才能好一点。晚上睡觉时，他望着陌生的天花板，还会看到老鼠在上头飞檐走壁，睡不着。

在那里，林蔚看到了和自己长得



李树全一家认亲成功时的合影。

资料图片

很像的大弟和二弟，公安当时也是靠着林蔚和大弟的人脸比对，才帮他找回亲生父母的。

李树全把两张床合并到了一起，组成一个大通铺，让两个弟弟和他一起睡。兄弟之间沟通情感的方式是打游戏，偶尔聊聊学校里的事情。老家的爷爷奶奶也很和善，时不时会关心林蔚下顿饭想吃什么。

林蔚觉得，老家的亲人都是能好好沟通的“正常人”，但李树全除外，“他总给人一种压迫感”。回老家的第二天，林蔚被父亲带去参观大弟就读的“永州最好的私立学校”。“你回来就在这儿读书了，条件还可以吧？”林蔚听到李树全颇为得意地说。

林蔚告诉李树全，跨省学的不一样，他怕跟不上，还是想在深圳高考。过了许久，李树全才勉强答应了。

但李树全还是坚持要像那些寻子成功的家庭一样，办一场庆祝仪式。在第二年的1月，他把林蔚又带回了老家，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邀请了近30桌乡亲邻里。

林蔚记得，那天自己在李树全的引领下，一桌桌叫了许多长辈。“所有人都在笑，除了我。”在当地人语速快到发音都黏成一团的土话里，他有些眩晕迷失；看到许多人围过来看他，林蔚觉得自己像一只“猴子”。

“我不喜欢，但不知怎么表达……”时隔5年后，林蔚再回忆起那些认亲的场景，他忽然意识到：当时在警察和记者乃至湖南老乡面前装好孩子，内心深处或许是在害怕养父母受到惩罚。

他想表现得融入一点，这会让亲生父母获得“心理补偿”。

四

“他第一次回老家还挺开心的，觉得什么都好奇。”在李树全的描述中，我们听到了理理返乡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其实李树全原本没想在认亲当天就把孩子带回老家，但那天被警察请的心理老师的话“激怒了”。她当时提议：“孩子上大学以前，还是在养父母家，你出学费和生活费。”

李树全几乎从椅子上“弹”起来质问对方：“凭什么？承受痛苦十几年的是我们，现在还要继续便宜他们？”李树全觉得这位老师的言语里，带着对农村人的“看不起”。

那一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孩子尽快、彻底带回自己身边。于是他大胆邀请理理当天就回老家看看，没想到孩子爽快答应了。

可当老家农村的一切，那间猪场旁经年未料理的砖瓦平房、村中盖了十多年的筒装三层小楼，真正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孩子面前时，他变得局促不安。

那一刻他想解释，因为寻子，这个家庭被“拖慢”了脚步，可该从何说起呢？他紧盯着孩子的表情变化。理理眼里依旧闪着光，他随口说起：“我深圳的

同学，在农村老家有别墅的，里头有球场、操场，还有花园……”

“我这儿地方够大，也可以搞！”李树全接过话茬，但他发现理理沉默了，他摇摇头说：“深圳的同学也过不来。”

大部分时候，李树全不知如何面对横亘在父子之间16年的记忆断档，他想张口问儿子在养父母家过得好不好，但他又害怕这种诉说本身，对儿子而言就是一种怀念，对自己更是“刺痛”。

“有些伤害根本没办法弥补。”“宝贝回家”平台的寻亲志愿者燕子姐感慨，此前她一直帮李树全夫妇在广东寻子。

认亲后的那段时间，李树全也曾有意带理理去重走他的寻子路，作为这些年父爱并未缺位的证明。

他带孩子去过韶关新丰县，2016年张维平归案后，供认出梅姨在新丰有行动踪迹，当时正好在新丰工作的他把“寻找梅姨”的告示贴满了街巷。

“你爸爸如果没找你十多年，他发展得应该相当可以。”一位当地老友告诉理理。

李树全有些激动，觉得朋友说出了自己“难以启齿”却想说的心里话。但理理听到了以后，也只是轻轻“哦”了一声。

这让脾气本就躁的李树全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和孩子重复叙述寻子路上自己遭受的任何“苦难”。

五

认亲4天后，林蔚在亲生父母陪同下，重回深圳的家。这是两家人第一次开诚布公聊孩子的未来。

“我当时和两边的爸妈在两个房间。等到他们聊完就很晚了，直接向我宣布，我从此跟着亲生父母生活了。”那一刻，林蔚的脑子像是炸开了。

“以后要多叫爸妈，他们找你不容易。”离家前养父叮嘱林蔚。

临走前，养父让林蔚把房里的笔记本电脑带走，这是孩子的心爱之物。但林蔚拒绝了，他说：“留给姐姐吧，这是她的东西了。”

林蔚记得离家那天，深圳下着大雨，养父在车窗外目送时忽然大哭。

“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是爱我的。”这句话，后来林蔚又对自己说了很多遍。

1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林蔚被带到李树全夫妇当时在广东的工作地，东莞市桥头镇。当时一家人还都住着工作地宿舍，所以要给林蔚租房。

林蔚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和父母一起居住。李树全给林蔚在一个小区公寓房5楼租了间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他俩就在楼下租了个粽子铺，做生意兼住宿。欧阳艳娟做完饭就喊林蔚下来吃饭。一家人各吃各的，少有话题。

林蔚偶尔也会试着对眼前的“新父母”分享学校里的事情。有次他说起了上初中时非常喜欢的老师，上课从不拖

堂，还会给同学们过“六一”。李树全对林蔚说：“这个老师可能不怀好意，想让你找他去补课。”这是他基于两个小儿子在湖南学校的经历得出的判断。

那一刻，林蔚“瞬间再次封闭……”在他深圳的家里，父母总是认真听他的分享，从不会做如此倾向性的评论。

后来，林蔚干脆提议自己弄东西吃，不去吃饭了。

另一面，林蔚对深圳“回不去的家”的思念在疯长。他曾向养父母多次提出，想周末继续在家中居住。养父母以“奶奶已睡在你那屋”为由拒绝了。

他和家中的奶奶、比他大一岁的姐姐还有联系，每到国庆、中秋时，她们就会出面邀请自己回家吃饭，但养父母从未发来过邀请。

餐桌上，好像还和以前一样，却又不同了，“他们更客气了，不会让我拿碗筷什么”，每当深夜时，养父母都会提醒：“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林蔚发现，在这个家，关于他的痕迹在被一点点抹去，许多他在房间里攒下的旧课本，连环画慢慢从书架上消失了。

有段时间，林蔚会在晚饭后，偷偷搭顺风车，花2个小时从东莞桥头镇回到深圳宝安区的家。他偷偷站在门口好几个小时，透过门缝分辨着每个人的声音，爸妈的、姐姐的、奶奶的……

他会仔细听，门里是否会传出自己的名字。这起吗证明，他们也记挂着他。可惜他从未听到过。

六

在高三那年，悬浮在两个“家”的林蔚，发现自己情绪越来越低迷，变得动作迟缓、吃不下饭，打游戏都找不到快感。

他偷偷跑去出租屋附近的公立医院心理门诊看病，医生诊断他已患上抑郁症，后来整个高三他都在服用抗抑郁的药。但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过两边父母。

从那时开始，林蔚就开始拒绝亲生父母为他做的一切“安排”。在他的认知里，不接受给予才能让自己拥有更多说“不”的底气。比如，他后来长时间都在拒绝亲生父母让他回家的邀请。但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回避”。

2025年寒假，林蔚的大学没有批准他春节留宿的申请，他又一次回了湖南老家，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月，这也是他和亲生父母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

在高铁站和李树全见面时，林蔚察觉到他为自己的到来感到亢奋，语无伦次地诉说着为他的到来做的准备。

那段时间，李树全的很多行为，都让林蔚觉得“三观不同”——他看到三弟不好好学习时，父亲会把他的头按在水桶里教训一通，这在他看来“残暴落后”；他也不清楚，为何成绩本可以上永州市最好公立高中的二弟，要被父亲送入离家50公里外的私立学校，是因为他眼界太窄只知道攀比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吗？

当然，李树全也未告诉过林蔚，两个弟弟的求学选择，是这个家庭当年为了寻找他做的被迫权衡。2017年张维平落网供出“梅姨”后，原本在县城给两个小儿子陪读的欧阳艳娟和丈夫重返广东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梅姨”，至此两个弟弟也只好被送入寄宿制学校。无人陪伴成长的那几年，两个弟弟的学业大不如前，老二高考失利，老三沉溺打游戏、高三办了休学。

但对林蔚而言，似乎并不重要。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像是这个农村家庭的“旁观者”。

七

当李树全第一次走进理理在深圳的家，发现儿子被保护得很好时，原本打算去养父母单位“举报”的他，选择了“暂时放下”。

那次带理理离开时，李树全也发现孩子的养父在哭。他摇下车窗后，说了

一句至今想来都可笑的话：“没事的，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在孩子找到前，李树全曾向燕子姐倾诉：“如果大儿子回来了，我要把我最好的都给他，比两个小儿子都要好。”但理理回来了，他却发现困局竟是“补偿不进去”。

“养父母没有给孩子任何心理缓冲的时间，这在我帮助过的三四个寻亲家庭中，这种转身速度也是最快的。”燕子姐说。

看似强硬的李树全，也会伺机观察养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方式。理理刚上大学时，两家人一起吃饭。他看到养父母很自然地往孩子碗里夹菜，有说有笑的。后来他也想试着给理理夹菜，但悬在半空的筷子顿一两秒后，还是到了自己碗里。

作为母亲，欧阳艳娟更愿意成全儿子的想法，她曾试图与养父母沟通，让他回养父母家居住，但都被拒绝了。有次养母突然和她细数自己养大理理花费了多少的时间与精力，她就无法再心平气和地说了。

李树全夫妇给孩子租来的房间没有空调，广东夏天闷热难耐，理理有些受不了。他没有告诉李树全夫妇，而是向养父母倾诉。欧阳艳娟间接得知后，立即要给他换一间有空调的新住所，但被理理拒绝了，他说“住惯了”。

“他的心是闭着的。”欧阳艳娟发现。这两年，她有一次和理理散步时，才窥见他“藏起来”的柔软一面。

当时，“要买一个多大的房子，才能把两边父母都接过来住。”她才知道，原来在儿子心中，早将照顾两边父母的担子都挑在了自己肩上。

“就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吧。”李树全夫妻逐渐在理理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八

现在，李树全已一年多没见过理理了。

为寻求内心“平衡”，李树全也会在理理过年查无音讯时，去和他认识的寻回孩子家庭的家长聊一聊。他发现他们的孩子，大都找了种种不回家过年的理由。

这种认亲后却依旧游离在原生家庭外的被拐孩子，也是燕子姐做寻亲志愿者多年来的心结，“我现在都不敢和媒体讲述这些案例，害怕更多孩子效仿”。但“回家”从不是第一次简单行动，而是“决定接纳”的开始。

现在林蔚在公开场合做自我介绍时，很少说起自己来自哪里。“不知该怎么说……上大学后，学校就是家了。”已经上大学的林蔚，学的是计算机网络安全专业，最近一直辗转在深圳的各大招聘市场。他如此迫切地要去工作，就是想早日脱离亲生父母对自己的资助。

“收了用了，就要听他的话，满足他们的条件，比如改户口、改名。”自从认亲以后，林蔚一直坚持认为：半路杀出来的亲情，总带着“等价交换”的意味。

这几年，林蔚的困境也曾和自己的大学辅导员说过。这位年轻的老师，没有和他谈及责任和亲情，他对林蔚说：“我希望你更在乎自己的感受。”

“我这样对亲生父母是不是不正常？”林蔚问记者。当得知这是寻亲家庭被找回的孩子的普遍困境时，他释然了不少，说这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真相”。

犹豫许久后，林蔚还是给了记者养父的手机号。他想委托记者去问问养父母，“我还是他们的儿子吗？”这是藏在他心里许久的问题。

当晚，记者拨通了林蔚养父的电话，称呼了一句“林爸爸”后，电话被挂断了。“我想等我再成熟坚强一点，自己去问他们。”林蔚在21岁那年，终究没有获得他最在乎的那个答案。

(文中林蔚、理理均为化名)

读书 点亮生活

开卷有益人生

